

正午的诗神



诗想者·谈经典

沈苇 著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上海师范大学出版社



诗想者·读经典

//////////

Zhengwu De Shishen

正午的诗神

沈 苇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策划人/ 刘 春
责任编辑/ 余慧敏
助理编辑/ 郭 静
责任技编/ 李春林
肖像作者/ 陈 雨 (塔社阿非工作室)
装帧设计/ 扬子鳄书坊·唐秋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正午的诗神 / 沈苇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10

(诗想者·读经典)

ISBN 978-7-5598-1178-3

I. ①正… II. ①沈…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10571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9号 邮政编码: 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民族印刷包装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南宁市高新区高新三路1号 邮政编码: 530007)

开本: 889 mm × 1 194 mm 1/32

印张: 9.5 字数: 220 千字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5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

缘 起

经典作品总是常读常新，其魅力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削弱。阅读经典，不仅能扩充我们的知识面、开阔视野、增强思想的深度，更重要的是，经典作品能够延展我们生命的维度和情感的纵深，让我们度过一个更有意义的人生。因此，任何一种经典，都值得我们穷尽一生去阅读，去领会，去思索。

作为“诗想者”品牌重要组成部分的“读经典”书系，以对文学艺术领域的经典作品、代表性人物的感受和介绍为主。所选作者，多为具有突出的创作成就的作家，他们对经典作品的感悟、解读、生发、指谬，对人物的颂扬与批评，对“伪经典”的批判，均秉承“绘天才精神肖像，传大师旷世之音”的宗旨。在行文造句中，力求简洁、随和、朴实，不信屈聱牙、凌空蹈虚。

做书不易，“诗想者”坚持只出版具有独特性与高品质的文学图书，更是充满孤独与艰辛，但对文学的这份热爱，值得我们不断努力。“读经典”书系既是对古今中外杰出作家与作品的致敬，也是对真诚而亲切的读者的回报，同时，我们也期望通过这一系列图书，为建设书香社会尽绵薄之力。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9月

目 录

- 002 荷马：神明的作品
- 010 萨福：第十位缪斯
- 017 欧玛尔·海亚姆：快乐与忧伤的波斯湾古歌
- 024 但丁·阿利盖里：谁的地狱
- 031 约翰·邓恩：一半是情人，一半是上帝
- 039 约·沃·歌德：执笔的王
- 046 弗里德里希·席勒：狂飙骁将
- 052 威廉·布莱克：天真与经验
- 059 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诗意地栖居
- 066 乔治·戈登·拜伦：唐璜的情场与战场
- 073 约翰·济慈：夜莺仍在歌唱
- 080 亚历山大·普希金：波尔金诺的秋天
- 087 夏尔·波德莱尔：没有氛围的星

- 095 斯特凡·马拉美：静默的猛烈思想
- 102 阿尔蒂尔·兰波：通灵的浪子
- 109 华尔特·惠特曼：人的高歌
- 116 艾米莉·狄金森：交叉闪电
- 124 威廉·巴特勒·叶芝：被拒绝的爱
- 131 保尔·瓦雷里：智力的节日
- 138 勒内·马里亚·里尔克：何处是居处
- 145 埃兹拉·庞德：诗歌的金字塔
- 152 T. S. 艾略特：荒原先驱
- 159 华莱士·史蒂文斯：诗人的诗人
- 166 鲍·列·帕斯捷尔纳克：冒烟燃烧的良心
- 174 奥·埃·曼德尔施塔姆：黄金在天空舞蹈
- 181 玛·伊·茨维塔耶娃：嚼尽苦涩的艾蒿
- 188 威斯坦·休·奥登：肯定的火
- 195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伟大的读者
- 202 胡安·拉蒙·希梅内斯：小银和他
- 209 圣-琼·佩斯：心灵的史诗

216	乔治·塞菲里斯：石头的忍耐
223	巴勃罗·聂鲁达：上帝的面包师
230	埃乌杰尼奥·蒙塔莱：荆棘的引领
238	奥季塞夫斯·埃利蒂斯：为光明和澄澈发言
245	切斯瓦夫·米沃什：凝望地狱的花朵
252	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舌尖的战栗
259	约瑟夫·布罗茨基：新但丁
268	奥克塔维奥·帕斯：向着开始，永远出发
276	德里克·沃尔科特：被分割的孩子
284	谢默斯·希尼：时间中的挖掘
290	后 记



正如树叶的枯荣，人类的世代也是如此。

秋风将树叶吹落到地上，春天来临，

林中又会萌发，长出新的绿叶，

人类也是一代出生，一代凋零。

——荷 马

荷马：神明的作品

每一种文明都在寻找自己光辉的源头，以便汲取父亲般的智慧和力量。荷马（Homer，约公元前9世纪—公元前8世纪）正是这样一个“源头”。他被后人誉为“诗歌之父”，被但丁称为“诗人之王”。柏拉图说“荷马教育了希腊”，谁又能说荷马不是教育了西方乃至整个世界呢？

维柯对荷马是很有研究的，他在《寻找真正的荷马》一文中认为，荷马至少配得上以下三种赞词：他是古希腊政治体制和文化的创建人；他是一切其他诗人的祖宗；他是古希腊哲学一切流派的源泉。

大约有七座城市争相认为自己是荷马的诞生地。但是，关于历史上是否确有荷马其人，历来是争论不休的。荷马在《阿波罗颂歌》中自称是“一位盲人，住在岩石嶙峋的喀俄斯岛上”。但《阿波罗颂歌》已被考证是一篇伪作。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认为荷马生活在公元前9世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也认为荷马是真有其人的。18世纪

初，法国的神父弗朗索瓦认为《荷马史诗》不是一个人的作品，而是许多游吟歌人的诗歌组合，“荷马”不是专指某人，而是“盲人”的意思。稍后的维柯重复了弗朗索瓦的观点，并发挥说：“为什么希腊各族人民都争着要取得荷马故乡的荣誉呢？理由就在于希腊各族人民自己就是荷马。”

撇开荷马究竟是“个人”还是“集体”不谈，有一点至少是可以肯定的：荷马是最早的行吟诗人和伟大的盲者。在文学还停留在口耳相传的时代，荷马更确切地说应该是“歌人”，那时诗与歌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区分得一清二楚。当然，现在已经定型的《荷马史诗》肯定经过了不止一人的“连接”和“补缀”工作，这项工作类似于孔子整理《诗经》。但荷马不是孔子，荷马具有民间气质，他（他们）抱琴行走在希腊蓝色的岛屿上，出入在宫廷和民间，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出色的想象力和铿锵澎湃的激情。他（他们）更接近目前中亚草原民族中的“阿肯”“玛纳斯奇”“江格尔奇”（行吟诗人）。他们使人想起荷马，其行吟方式无疑保留了荷马时代的某些特征。一些行吟诗人能够连续几天演唱英雄史诗或民间达斯坦（叙事长诗）。我想，这多少有点准荷马的风采吧。

古希腊传说中说，荷马“为缪斯所钟爱……她取了他的双目，却给予其美妙的吟唱”。是否可以这样认为：伟大的盲者更适合杰出的吟唱？回顾人类历史，除荷马外，我们还可以列出一串伟大盲者的名单：弥尔顿、博尔赫斯、阿炳……他们都是体验着黑暗并在黑暗中看见大光明的人。早逝的中国诗人海子歌唱过盲者，他的《太阳·七部书》中的盲司仪这

样吟唱：“我：走到了人类的尽头 / 也有人类的气味——”而荷马，则走在“人类的开始”，身上不仅有人类的，更有神明的气味。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合称为荷马史诗，共计27803行。

《伊利亚特》的主题可以归纳为两个字：战争——为女人和美发动的战争。古希腊人为了被劫持的海伦，与特洛伊人打了整整十年，最后以木马计攻陷了特洛伊城。人间英雄和奥林匹斯诸神纷纷参与到马拉松式的战争中来，并成为战争宏大交响乐中最嘹亮的两大音符。荷马的英雄们，鲁莽而激情、高尚而勇敢、智慧而悲烈，不论是阿喀琉斯、阿伽门农、奥德修斯，还是赫克托尔、墨涅拉奥斯，一个个皆性格鲜明，富有崇高的悲剧意味。《伊利亚特》第十卷是这样描写奥德修斯和狄奥墨得斯的——

在茫茫的夜色中继续前进，
像两匹狮子越过杀人场、甲仗
和黑色的血污

战争的唯一结果是死亡。死亡景象“有如两队割禾人相向而进，在一家富人的小麦或大麦地里奋力割禾，一束束禾秆毗连而倒”。死亡掌握在诸神手中，是诸神的“娱乐”——宙斯、阿波罗、波塞冬、赫拉、雅典娜、阿佛罗狄忒纷纷出战，各助一方。人间成为众神的战争练习册。荷马的神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拟人化了的，具有人的形貌、性别和情感，他们像人一样享乐、争斗、偷情、欺骗，他们与凡人的唯一区别是具有超人

的力量并控制着凡人的命运。

神们是这样给可怜的人分配命运，
使他们一生悲伤，自己却无忧无虑。
宙斯的地板上放着两只土瓶，瓶里是他赠送的礼物，
一只装祸，一只装福，
若是闪电的宙斯给人混合的命运，
那人的运气就有时候好，有时候坏；
如果他只给人悲惨的命运，那人便遭辱骂，
凶恶的穷困迫使他在神圣的大地上流浪，
既不被天神重视，也不受凡人尊敬。

——《伊利亚特》第二十四卷

古希腊的神强大而亲切，富有人间色彩和人性特征，荷马甚至可以大胆地向他们发出责难。

而海伦，“女人中的女神”“女人中闪光的佼佼者”，无疑是十年特洛伊战争的导火线，“为了她，多少希腊人亡命在远离故乡的特洛伊平野”。为美而战，为美而牺牲，是值得的，这正是古希腊精神的可爱之处和感人之处。

海伦：我从未去过特洛伊；那是一个幻影。

仆人：什么？你的意思是我们仅仅为了一件莫须有的事而斗争了那么久吗？

——欧里庇得斯《海伦》

那么多苦难，那么多生灵
曾经堕入了深渊，全然是为了
一件空空的白袍子，全然是为了一个海伦
——塞菲里斯《海伦》

即使美只是“一件空空的白袍子”，一种幻觉，一个乌托邦，但为美而付出的勇气、斗争、苦难和死亡哺育了古希腊精神最初的嫩芽。是否可以这样去理解：为了海伦才诞生了荷马，为了荷马才创造（虚构）了海伦。这十分符合马拉美的观点：“世界的存在是为了成就一本书。”

如果说《伊利亚特》的主题是战争，《奥德赛》的主题则是还乡——特洛伊战争结束后，英雄奥德修斯历经艰辛回到自己的故乡伊塔卡。对比两部史诗，可以看出《伊利亚特》是荷马青年时代的作品，那时他年轻的胸中沸腾着崇高的希腊式热情，所以喜欢阿喀琉斯这样狂暴的英雄。而荷马写《奥德赛》已值暮年，沸腾的血气已为反思所冷却，因此智慧的英雄奥德修斯理所当然成为故事的主角。从《伊利亚特》到《奥德赛》，古希腊走过了一条成长之路。

奥德修斯的还乡之路曲折、艰辛和充满磨难：波塞冬的风暴、独目巨人、魔女基尔克、哈得斯的冥府、塞壬们迷惑人的歌声、恐怖的卡律布狄斯悬崖等，没有把他征服，山洞女神卡吕普索答应给他神界的长生不死，也未能将他挽留。他归心似箭，即使回到家乡，他还要与那伙对他妻子佩涅洛佩纠缠不休并挥霍他家产的可恶的“求婚人”斗争，并最终制服他们。在

被山洞女神卡吕普索“软禁”的日子里，奥德修斯——

他坐在海边哭泣，像往日一样，
用泪水、叹息和痛苦折磨自己的心灵。

——《奥德赛》第五卷

这是一尊多么感人的望乡者的塑像！奥德修斯这一受磨难人类的典型在后来的西方文学中具有永恒的魅力，产生了经久不衰的影响。还乡主题在荷尔德林的诗中成为对人类精神家园的回归和对存在的追问。而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直接采用《奥德赛》的隐喻结构，继而深入描写人的内心历险和自我寻找。

《奥德赛》的风格优美而庄严，伟大的历险激发了荷马惊人的想象力，请看第十二卷中对宰牛的描述——

牛皮开始爬动，叉上的牛肉吼叫，
无论生肉或已被炙熟的，都有如牛在吼叫。

荷马史诗哺育了希腊精神和希腊人的诗性智慧。“古希腊思想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它是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上帝为中心的。”（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希腊的外部历史，如同其他民族历史一样，充塞着战争与外交、残虐与欺诈的史实。而他们的内部历史、思想情感与性格特征的历史，才是那么瑰丽、伟大、崇高。”（吉尔伯特·默雷《古希腊文学史》）这

些论述在荷马史诗中得到了有力的印证。

在《伊利亚特》第十八卷中，荷马用了近两百行的篇幅描写跛足神赫菲托斯的工作：用锡、铜、白银、黄金为英雄阿喀琉斯制作铠甲。赫菲托斯在铠甲的盾面绘制了天空、大地、日月、星辰、城市、大牧场、耕地、葡萄园、羊群、直角牛……最后他顺着精心制作的盾牌周沿，附上了伟大的奥克阿诺斯的巨大威力。这副闪光的铠甲几乎包含了整个世界：神界和人间。阿喀琉斯说：“这是神明的作品，也只能由神明制造，凡人造不了它们。”这一评价同样适用于荷马和荷马史诗。



过去，我善待的
那些人，也就是
今天给我以
最大伤害的人

——萨 福

萨福：第十位缪斯

古往今来，献给古希腊的诗篇可以车载斗量，到今天，不知能装满多少座图书馆！

梭罗曾用优美的文笔抒发对古希腊的热爱和向往：“仿佛憧憬那令人陶醉的国土，我对希腊一直心向神往。她那永远风平浪静的海岸，赫利肯山和奥林匹斯山的上空明净得看不到一丝云彩，狂风暴雨从不降临安谧的坦波，爱琴海上永远是一片宁静；只有夏季温和的太阳爱抚着卫城的悬楣廊柱，透过无比柔和的空气，照得千座园林和无数喷泉的水柱闪闪发光；她那四面环海的小岛永远以动人的微笑欢迎身披轻纱的远方乘客，从牧场上不时传来母牛的哞哞声；小山、河谷、树林，那美景如画的世界似欲睡去。呵，希腊的儿女们为他们的母亲创造了何等迷人的天地呵。”（亨利·梭罗《希腊》）

地中海和爱琴海孕育了古希腊的儿女，荷马和萨福（Sappho，约公元前 610—公元前 580）就是其中杰出的两位，如日月在奥林匹斯山上空交